

了对两种目标知识点理解的不断深入。在多项选择上,两个组均体现了对目标结构的意识的提升(对照组的提升更为明显, $M = .6778$; 实验组, $M = .7987$)。在翻译测试方面,实验组在掌控目标知识运用的能力上体现了巨大的进步($M = 5212$),而对对照组的进步则相对小很多($M = .2845$)。

为检测两个组的组间变量,评估各个组在目标知识点上取得进步的程度,研究者进行了相关独立样本 T 检验(见表4)。从表4中可以看到,两个组的受试者在目标知识点上均在同一起步水平($p = 1.000$),而其后测中的表现却体现出显著的差异(多项选择, $t = -1.087$, $p = 0.32 < .05$; 翻译测试, $t = 2.058$, $p = 0.007 < .05$),表明对照组在多项选择上的表现显著优于实验组,而实验组则在翻译测试上的表现明显好于对照组。

以上的定量分析对两个组在两种类型测试成绩上的组内与组间变化进行了大致概括。如果从学习者的角度深入探究实验组的受试者身上所发生的变化,我们可以得到同样有价值的发现。以参加了后测翻译测试的部分受试者为例,看其在目标语言点上表现的前后变化。受试者 D: “Despite the teacher’s words is good, despite I don’t want to waste time, ...” (前测), “Despite the fact that I spend a lot of time to study English by heart, despite the difficulties I came across when I was learning grammar, ...” (后测); 受试者 J: “Despite teacher’s words are remarkable, despite I strongly want to save time, ...” (前测), “Despite the fact that I spend plenty of time in memorizing vocabulary,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memorizing process was so difficult, ...” (后测)。

四、讨论

本研究表明,明确的指示可以帮助学习者完成知识积累,并通过用心学习实现对知识的掌控。逐字句专心学习包含有目标语言点的典型句子的实验组(复述组)受试者在运用知识方面的表现超过对照组(指导组)受试者,而后者在接受课堂指导后,展现了更好的呈现目标知识的能力。如前所述,对于对照组的受试者,研究者明确指导的重心落在目标词串的内部结构上——“despite + NP”,这样的侧重可能会引发受试者对此语用指导意图的警醒,进而促使他们在接下来的测试中在陈述性知识上有更好表现。与此相对的是,实验组的受试者被要求

课后自行用心学习目标材料,对目标语法结构未作提示。实验结果显示,此组受试者似乎更倾向于将目标结构作为一个未经分析的整体来习得,他们更关注目标结构的整体意义及其上下文的语境意义。在实验中,除了几个例外,差不多所有复述组的受试者在后测翻译练习中都能完整使用“despite the fact that ...”并得分,这显然证明实验对象将该结构视作一个整体的词汇短语。“句子被作为一个整体存储于记忆中,不需经历分析和再造过程即可直接提取并使用。”遵循此理论,就不难理解,为何实验组的实施者在语言使用测试(翻译)上表现出色而对对照组则在语言用法测试(多项选择)上更胜一筹了。

五、结论

早期的一些研究发现,机械记忆有助于语言组块的学习^[2],本研究也从另一角度印证了这一观点。不同之处在于,这些研究者均是从研究者自身视角出发进行语块识别,本研究则是通过对课堂实验结果的分析,从学习者的角度最终实现对所研究的“字词序列”为语块的识别。然而,本研究中所识别的类似语块仍然未能在文献中得到广泛认可,原因就在于正式的短语分组标准很少为人所关注。现有的语块分类研究主要是从功能的角度来切入的,但我们不应该走向这样一个极端:“不具备某种明晰特定功能的惯常表达不在考虑之列”,有着明显语法重要性的语块同样值得研究者和教师的关注。本研究认为,当我们进行语块识别时(尤其是在教学中)应该给予语法类别更多关注。对此类语块的识别教学,结合适当的教学策略,使得教师能够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由于母语的负迁移作用而难以准确传输的二语特征(正如本研究中所呈现的),减少那些导致正确的反馈无法发挥积极作用的中介语特征(如语法错误)的负面影响,而语法与词汇的临界领域则还有待更多的后续研究。

参考文献:

- [1] 陆俭明. 构式与意象图式[J]. 北京大学学报, 2009(3): 103 - 107.
- [2] Ting, Y. - R., Qi, Y. The Role of Learning Text by Heart in English Learning[J]. Foreign Language Circle, 2004(5): 58 - 65.